幾亭外書

幾亭外書卷八目錄

方技偶及

幾亭外書卷八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八

方技偶及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仝閱

小序

方技、君子所不為、致遠恐泥、然泥於方技、故泥也、以方技為主則無道、以道為主則亦無方技矣。

絕技必近道

方術到絕頂無不稍稍通于道君平卜肆管郭卦課袁李天文星曆張果祿命楊賴堪輿皆立身頗高不肯教人以無恥無義之事只緣窺着本原畧信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分限欲中傷人人不可得而傷欲攫取多財財不可得而攫枉壞心術何爲不如循理安分所以技術高者决帶幾分道氣今術家自負降天甘心無賴還是未窺見本原耳就彼術中更加窮究當有幡然改心易行之時

相變從目始

相隨心變變從何始必從目始孟子云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蓋五臟之精華所聚也如馳騖之人變爲沉靜其目必去昏而清暴戾之人變爲慈祥其目必去殺而和非但是也其面之清濁慈戾亦從而變蓋肉色從氣血氣從心無足致疑非但是也詞氣動容亦從心變故凡內相無不變外相之不可變者獨骨格耳執相定人非也荀卿不知心相之合而非相又非也但相人

者心不平正則目不清明我之眸子先眊矣雖遵孟子之法而實不能用

內相

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即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于靡費莫非貧相凡近于驕蹇莫非賤相不于其身亦于其子孫億子孫之貧賤現于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心目相應

心目俱有五輪觀目則知心心圓者土鈴次之破梯者奸詐月形者盜弓形者惡死兆詐洞相人說諸家所不及也皆以視之端重閃忽定之然不言其故蓋圓屬土土敦重居中央心形似之爲得其正故目多平視爲忠孝信誼之人其人亦有土德鈴形亦圓而稍長中有腰痕上小下大火象也心本君火得其本形故次土也火性光明故目視重大有常能明禮義破梯形則狹長而多痕如梯之有層級木象也以主生客

其氣浮而洩矣木性輕揚隨物而動故目視瞬息高下言多虛妄月形視圓者少半蓋謂缺月非圓月也水象也主受客害故目視百廻高下流急不還不忠不孝如水之無恒弓形如鈎鈎非金不能造以主害客忮毒息息在心無已時矣天下之殺物者必金也亦還以自殺故目視左右高下萬廻為叛逆之流如此人雖未親見然李蕭謂趙思綰目亂語誕必為叛臣殆其券云夫五行各秉一性各成一德何獨三者純凶

而無吉𠒋象各有宜心爲君火君火之象必不可似木似水似金似則背背則凶原非三行有凶理也予既悟此後試印流輩頗驗顧未能精耳孟子曰觀其眸子得此體貼以助聽言

土色豕視

尹鐸曰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予順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此二語大有佐于觀人顏色敦黃純得土氣若以好善即當貞固不移若以行不善亦堅而難拔也予順孔子苗裔以目

覘決人心辨詐通微先覺之故所從來遠矣

相有驗不驗

李元感少有異相相者竝稱佳魏太武一見而異之其父崇每不樂後竟以驕縱誅馬周相當驟貴岑文本袁天綱皆知其不壽然周未遇時嘗遊新豐飲畢將餘酒洗足暴殄至此其能長乎相者喜元感之才貌不如其父之審其性情岑袁以相斷周之不壽不如以暴殄斷之之爲實也觀李元感則相之不驗處不如心觀馬周

則相之驗處不如心

赤族不關乎相

魏元忠三十未遇相者曰君當貴極人臣然將有憂懼皆拜相以前事不足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涙服膺之術士勉人行義豈凡術哉李勣知其子當赤其族然身以奸詖令終子以討武見殺敬業與賓王起兵意固未可定然勣之生慚于死多矣父所贊成子所蒙害勣固自赤其族也知相而不知事君之義知相而

不知好還之天知相何益

借相審人才

今人每喜方術古人借方術審人才姚崇嘗審令善相者遍視朝官以武官裴光庭白崇即召至與語出而曰宰相所以佐天成化此非應務之士也古人爲相身未退時預思代巳之人用心求才無所不至如此

相可覘世運

開元中李林甫聲譽未達相者謂曰公相當極

貴國家重刑法則公典司寇國家先銓覺則公任冢宰且秉丹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列土分茅近古無比相者第知爲林甫之隆盛不知乃唐室之衰兆于一小人之面目也大抵君子多生厚福之相天下將昌小人多生厚福之相天下將亂又非必人人遍識也一大君子生厚福之相天下必昌一大小人生厚福之相天下必亂此一人者固消長之宗矣借相觀人或可辨人才就人觀相兼可覘世運

不自知

林甫十歲時與群兒戲有老父見而嘆曰富貴誠不自知此兒後當居中書二十年夫富貴不自知何傷正恐富貴後作孽不自知耳

玄宗相福不相德

唐德宗生三日色黑肅代皆不悅玄宗見之大喜謂曰汝二人皆不及也後德宗在位獨久然玄宗專知福耳若以主德德宗果能勝肅代耶玄宗明處皆暗此天寶之所以恃福而取亂亡

裴晉公器宇

裴晉公質狀藐小微時遊洛中有二老見之愕然僕夫在後聞其語曰此人爲將淮西可定天下復太平僕遽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若他人聞此決有喜色決從問二老而公泰然如不聞如此人原非餓死器宇

不盈彌貴

丁重謂于悰必入相路巖問其故曰彼已貴矣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

哉此言貴而不盈則有受進之地其旨合道非術士所及

相其語言

將簡肅早期明瑞以公輔人問之曰其人言簡而理盡簡重則尊嚴此大臣相也此以聽言爲相又是一理

術家不自信其所行

星家多不信命堪輿家多不信地理此天下通病也每見星士推人祿命勸人營求大都背理

傷義使營求果有益豈冥冥中無心於行素之君子加惠於僥倖之小人全無主宰惟人添換耶抑如人世有情之屬受人趨競耶所謂于得失之數無纖毫裨而徙作愧天怍人之事此推命者之導人衛命也其原出於不信命也終身推之而實不信不亦異乎彼將推其一定者耶既云人能改移矣將推其改移者改移又安有定而孰從推之每見堪輿家自棄祖父不葬或葬凶地顧日出爲人擇塋上帝禍人之權如出

其掌曰閒又且競誇世傳也或駁之曰自爲祖先留心地理閒出其暇偶取世世資猶可解也公誠世傳公祖先何不扦卿大夫地而使世世出術士耶其人無以應是不惟終身行之而實不信且累世守之而皆不信也尤可異也請進推命者曰令而後勸人行素以安命改過以立命而後爲俟命而後可以知命可以推命進相地者曰令而後且盡心學相地地理果明矣遇凡人勸令增脩遇惡人諷令改行受吾言則爲求

之拂吾言徘徊于吾言則皆去之夫然後可以得地可以爲人扦地

命與卦課相似

孟子論命與今世異堯舜必不宜有朱均莫致而至最不可解故謂之命若從後人推算則堯舜命中宜有不肖之子以可解者爲命矣且夫人面無窮人命有極極之數十百萬則皆同以天下之人之衆豈能使四柱同者窮通壽夭皆同耶然果老醉醒擅名今古要自不誣人身墮

地年月日時便如起成一大數各隨其人用此推筭淺竆竆其理纖悉可知以此八字測竆竆通非竆通定于八字中也譬如占卦止三百八十四爻極其變不過四千九十六卦天下萬事萬變豈止于此然都可從此占測又如民間崇信神籤數僅滿百借以斷事亦多奇中況本身墮地五行耶總是數從此現不從此定明乎此意則四柱同者雖受享參差至於萬萬不同從無相反之嫌也果老輩蓋知而不言今人則惑之而已

矣不脩其可致者而欲知其莫致者果何益耶

傳神

蕭有某生者以寫照名金陵來吾邑趨者如市余召之寫天倫圖復作山居圖人問若何曰古稱傳神不稱傳貌今并傳貌者而無之遂使夫夫也得擅名耳人之神情各有所存亦在貌內亦在貌外如相者論魏元忠貴在怒時此其特異者也其餘或在盼睞或在鬚眉或在周身或在動止無有常家古之悟此意者宛定人神所

存下筆點畫之間而賢愚貴賤劃然已分使人望而躍然曰此某也蓋得神之妙有形模未竟而先傳者若待官骸色澤種種妝成然後使觀者勉強思維曰此某也然而愚知貴賤終不可得而想也尚謂傳神乎哉且夫習狎之人遠在數十丈之外望見大畧未辨口目又或背人而行遙望其後面首之大畧亦未見然爲甲爲乙燦然不可混又非人之神情無所不在之一證耶似者水墨亦似非者妝染亦非斤斤摹相何

謂傳神。凡雖小技。莫不須悟矣。況學道而可無默識乎。

幾亭外書卷九目錄

緒緒

豪傑亦有生知 能言不能知
人苦不自見 自違其才
士最戒自衒 明與透之辨
智者好學 內聖外王有分時
古今士大夫 立言寧寡
聽言親於觀書 安信懷
孝不樂旌 作偽因好名
好訣因好名 較量有當用處
發中有蓄 鬼神與俗情不同

研究之說常殊

山人論董字

直在隱中

緬高費禕

伐燕是齊宜

張浚實不足稱

載贄諸書

載籍太多可憂

才竭斯生

世說

徵生高不直

公儀休舛謬

魏徵馬周

王安石尚同

李載贄見誅

載贄餘腥

胥藏志

口舌消福

服善不真　　貴可以行德

今人苦賤　　士愁貧可羞

慕名避名之反　　自身放倒豎起

富次壽　　役於物者奴

覺炎不避　　托言無為而為

貧士不安分　　士以為惡自豪

高科能文為不幸　　訓兒俗說

飲宴可以觀人　　酗酒

酒色財氣　　父兄之惑

幾亭外書卷九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九

緒緒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仝閱

小序

語云精以爲身緒以爲天下是二之也夫天下而可以緒爲也哉亦安有藏精於身而姑出其緒者耶言道之緒也稍緩者緒之緒也言或緩而不可棄

註書不可入集

凡註成書。皆是我附古人。若列置集中。則是古人附我。倒置甚矣。近見刻二程全書者、趨向已正、祇鏤梵書何啻倍蓰、顧併易傳叅入、假如朱子。傳註尤多。可勝列乎。俄得二程舊本、帙甚約、乃李文達公序梓、不載易傳、因嘆昔人有識如此、

聖人相助

兩聖人同將並生、各各無待、各自盡人物之性。

然必一君一臣相助實多

聖有專長

惟心惟德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皆一也至于才則同堂之聖各有專長

狂狷或勝中行

質近中行其力或小質近狂狷其力或大狂狷所就或過於中行者有之參也曾不亦狷乎閔冉具體而微不亦中行乎一貫傳曾不傳閔冉曾子力量大也此等大事還得弘毅之士承當

十世百世

聖人所見極遠。然止是中庸之理。不自以爲奇。子張好高、疑豫知十世爲極難事、雖夫子未可必、夫子說來、却極平常。雖百世可知也、子張爽然自失矣、末句專藥子張、答他人又未必爾

才勝不皆小人

古之言才。兼德之謂也。後世有不德之才。因有才勝之說。然謂才勝德爲小人、則君如漢祖唐宗、臣如晉侯、鄭侯、皆才勝者也、可謂皆小人乎、

尚書最古

四子皆出於尚書、尚書刪定以後、尚書最古、河圖在前、然無文字、

堯典舜樂

堯典不曰唐書、而總入于虞、追述也、舜之樂不自立名而曰韶、謙德也、

三聖兼總六經

六經大都有文王德意、是故行六經者文王、作六經者周公、刪定六經者孔子、

周公獨兼三不朽

德施成功，德吐成言。在昔聖人，發爲事業，則精神爛然，無藉言也。近古君相，拮据以就其所爲，而于德性也不湀不遑言也。道大行而立言多者，古今一周公而已矣。

孔孟無告

甚矣聖賢之多不幸也、孔孟皆不得見其父、是以有顯親之志、有俱存之慕、蓋懷悲者終其身，而不能以告人。

賈生四品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每生賈生四語剖盡世間情品跳出四者方是豪傑聖賢聖賢論德心豪傑論才氣所以天下亦有不聖賢而豪傑者管仲王猛之流是也其才實足以建事功濟衆庶惟殉名一種常以豪傑自居然專揀世間好事歸在一身或成或否究竟于天下國家何利

漢高賴信陵君

漢高祖任性多過聞言立改迹其意度全類信陵君故每過其祠下奉祀不絕視平原等有異焉誠慕之也功勳霄壤則時勢之所分乎使信陵生於秦季亦湯武之續矣然令不交隱者不善聽士烏能開基四百聲施後世哉

豪傑亦有生知

學積累者因古知今性通達者因今知古因古知今體明而用出因今知古者暗合乎機宜而躬脩多背馳也石勒是也叔季豪傑每有生知

不在理義多在事變不學而亂中華者爲石勒麤知學而治天下者爲唐文皇斯眞絕世之英姿生知之異人惜其學無本原大德踰閑不足復論

能言不能知

能言不能行古人恥之今言之且不能知之而不恥

人苦不自見

萬山參差或萬仞而干天鸛鶻遇之殺摩風之

羽或千百仞下者乃數十仞而遊眺之士可縱步而據其巔也既陟其巔四顧無復峻者他山人煙棲鳥顧渺然若俯列其下何則視外則易卑自視其所據則易崇也迨登百仞之巔睇向所據幾等乎丘墳而猶不啻彼千仞者之更高於今所據抑又惡知世有據萬仞之巔者俯而視之又更何如哉登山漸進則善學者與

自違其才

有用之士常患用之者違其才令人平居自負

徃徃先違其才矣使聽者不察而信之安得不敗事

士最戒自衒

毛遂自薦定楚趙之從古今傳其事然二十人中缺一人無甚關係故平原姑聽之如韓信即不可自薦薦亦漢高不聽聽亦衆人不服受任稍大則須人主知我我不可自求也况佩服聖賢出處之理者而急急自衒思見功能於天下乎其不祥有三曰喪道曰無成曰取禍

明與透之辨

月火有光其體存一處而光遍照是之謂明自內而外也以簪刺竹筒中之謂透自外而內也透是用力如格物時鑽研明是成功如知至後瑩徹然明人觀物無不從表達裏則明者必透一處透者未必大段明也

智者好學

智者常以一隅周海內常以行事知人心常以感權示準則皆從好學得之專倚聰明斷難到

此

　　内聖外王有分時

問内聖外王還有分時否曰自漢以下已無外王猶有内聖是亦有分時高惠文景貞觀永徽皆致康阜然無教化其于外王猶遠也諸儒而後濂洛關閩直接孟子之傳而仕不遇時者無外王之效要令遇時恐于孔孟作用猶不相及

　　古今士大夫

學而干祿聖人所戒今子弟爲干祿而學舉家

所賢居鄉無獻替古人或以爲忘民今士夫歸休但不咀嚼隣里而流連歌舞花竹之間則悠然自居高品

一立言寧寡

聖人以下立言既多或有小誤莊生齊物論與大宗師人間世等皆以三字名篇謂齊萬物之議論也程子偶不及思謂其齊物非是楊用脩自負文人深忌道學喜得一間極口詆笑又謂朱子字尚不識亦可謂無忌憚矣孟子汪汪海汪

江稍違地勢忽舉百鈞人情難推何嘗以此貶聖雖然君子立言寧寡毋多寧核毋博守聖人闕疑闕文之訓庶不貽小人以間而啓淺學之不信乎

聽言親於觀書

揆問觀其書不如聽其言何也曰問辨之間鍼鋒有相對處非言者之口精於其書乃聽者之耳親於其目

安信懷

安老多壽之道也信友必達之道也懷幼多男子之道也同歸愛人亦從其類

孝不樂旌

人之愛子不欲人知也孝其親而欲人知之是以愛子爲恒行愛親爲高行也親其子而疎視父也然而孝子有旌上以風下也篤行者不樂旌。

作僞因好名

名根濃僞心熟雖息心養身之事偶有見于中。

惟恐人之不知知之或晚故爲學不去躁去僞病何由祛業何由進譬如食飯自飽屢號于人孰不嗤之

好諛因好名

好諛之念無非好名然諛言日至則德衰而名敗且面諛者必非樂揚善者也聞諛而喜拙于好名

較量有當用處

才德常與勝已者比則滿假自去福澤常與不

如巳者比則觖望自消較量非道心也中人不妨有此較量

發中有蓄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發也燃而爲火其灰可立而待發之爲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煽以風則焰爛炎灰爛迅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發而有蓄焉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乍之間乎 程叔子曾言之

此條頗與牘合大同小異故不删去

鬼神與俗情不同

世俗畏威熖鬼神畏正直當以私學鬼神之公

世俗重已然鬼神重將來當以愚學鬼神之智

何事為意外

自然之理必然之勢將然之機愚者不知皆謂之意外惟偶然之事或為理所不可知則誠意外也聖人所不論

法有不可槩行

法有行於一方可通於天下者利民也有行於

一方不可通於天下者取民利也利民則無風土之隔取民利則或便或不便如介甫爲令行青苗法民頗安之後爲相卒以毒天下

謚法不始于周

世傳周公創謚法然殷王中宗高宗已有廟號高宗又稱武丁周公因而增損之耳湯名履紂名受湯與紂似亦屬謚漢祖謚高昔人云謚法無高然殷早有之但高宗武丁似以高爲廟號武爲謚漢高以太祖爲廟號高爲謚

紀元

紀元不可類謚謚以終其生元以始其位

漢中王即位上書

古人讀書亦有句讀訛謬終莫省覺者乾九三云夕惕若厲无咎而劉先主即漢中王位上孝愍帝書云寤寐永嘆夕惕若厲竟以厲字聯上句當時文士亦多且高文大章諸葛公當亦過目竟貽此誤播天下垂百世因嘆明道先生作縣令時親為鄉塾兒童正句讀不無關係朝廷

也、

諸葛公名士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畧震世、身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頡陞哦郵筒徃來勤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誌體

記事提要纂言鈎玄傳誌體也即作史之體今人汎濫記載玄要茫然惟弇州有良史才惜無公心大識

過華過俚

子曰辭達而已矣東漢以降不能遵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宋儒語錄不能免也孔子大聖文章之祖奈何反之惟過於華則不達故八代之文使人厭過於俚則不文故語錄難使童習而家傳

奇正

奇正無二致。理所當然。世每莫之知也。當然則正。知所莫知則奇。奇節奇功奇文。皆是道。與然正皆善。而奇有惡。是故袤稱奇。袤技稱奇。技憂稱奇。憂禍稱奇禍。

物有顛倒用者

五行以顛爲化。然非謂不顛則不化也。文以倒爲奇。然非謂不倒則不奇也。用正處固多於顛倒。

文之今古無恒

文自古而今皆後世作者求勝前人之所致也周而秦西京而東當其相去未遠皆日求新以掩古豈以古不可幾退處不高不古之地哉刻意爭新適得不古相去漸遠乃復望以爲古而慕之故求勝而不如者後世之文人也惟昌黎歐陽乘文之敝故求勝而眞勝

文心不俗

凡落筆能文必胸中有灑然不染之趣雖飢寒

迫身不以纏縛也功名烜赫不以眈溺也或游於狂歌酣晏而瀟灑意致時自不泯若沉埋世情雖有高才漸將消没惟世情俗趣與文章最不相投古人如李杜韓蘇皆天趣不没者今人小小有文心亦無不然

文以思傳

文人氣旺雖麤疎亦能鼓舞一時思深則能久

蘇長公獨高

韓歐蘇班耶曰大蘇才賢於韓歐文不能過也

蘇空中卷舒古今無兩然韓記歐史蘇亦不敢望韓歐者文不異常人先之以思慮而才足以發之大蘇心不致思手不停毫直舒其才而思慮從焉雖有至精至奇之想皆不以沉淡得之故其才獨勝

史遷尊儒

司馬遷於仲尼作世家于老子則列之莊申韓而已仲尼弟子猶專傳而老子傳且不專是其尊仲尼何如也班固泥其自序中數語遂謂抑

儒尊老而不察而襲其誣者到于今

詩必有志

詩賦同途賦者詩之變皆以言志志在而言欲言而求志與騷體創自靈均蓋楚懷棄而原憂楚懷死于秦而原痛彼其異思曠懷高言逸氣莫不從忠君愛國發之宋玉勒差之徒繩武相綴辭雖工而志不存早已亡其本矣相如雄固搜羅奇祕競相熠燿志果安在舒寫懷來賈長沙其庶幾乎賦家嫌其直遂則所不免家靖質

平生好讀賦所作數十篇余最愛其北征正而不露淺而不詭麗而不靡通今昔明治亂辨邪正關得失文章家推爲賦手學者讀之未嘗不有資於理道也貞婦賦尤之即掩魏晉以下而登屈子之壇何愧焉

讀書樂

讀書樂四首多傳陽明先生作然全集不載心久疑之及閱赤城詩集乃元人呂六松所爲六松名起猷仙居人昔蘇東坡用故事必令人簡

閱艮可爲法

楹聯體異

楹聯亦各有體有宜前犮後平者有不必拘者前必犮後必平五七言律體也不唯字數之從奇詩有詩句焉不拘者四六詞體也不必字數之從偶詞有詞句焉其工拙則與詩相類第一忌矜露自逊須率真而有關係贈人須含蓄而有進益善觀人者見其面聞其言得二四分讀其楹聯得一分蓋亦書札文詞同類

研究之說常殊

惟聖人洞晰三才。其言如一。稍涉研究。即難盡同。雖朱子有不同於程子也者、雖今之高子、有不同於程朱也者、寧處於不同。而不敢強所不安以就之。所以爲窮理也。所以爲不欺其良知。

世說

世說重弇州、亦自一時寄興、弇州爲文、從不涉其習氣、世俗知重弇州、然學古文詞者、徃徃漫無本領、不用世說、句即以爲不韻不帶曲譜、

字卽以爲不豔噫陋也極矣往屠緯眞徐文長之流猶以六朝俳儷揮斥筆端今日習氣彌陋如此實袁中郎昆季揚其瀾也弇州見之必爲揜鼻

山人論董字

客說有陳山人者頗有骨性曾遊董宗伯之門士人或托求書扇山人曰宗伯書雖工品不貴不値一錢人問其故山人曰宗伯性情特異妓童少艾環而乞書終日淋漓不厭或名公貞士

造門禮求雖旬月未必得也求者笑而止今法帖中傳司馬溫公書殆亦山人意

微生高不直

親故倉猝有急匍匐見求我又適當其乏明言宛轉伸我至情何害於直止緣或人未必是至戚醯又非必不得已之物微生高委曲周旋不如直辭之耳

直在隱中

父子相隱第一念欲隱從之而直在以子證父

第二念欲証乃是屈曲其初念也或曰小人爲不善第一念卽欲揜從而揜之亦云直乎曰父攘羊子所不能正也身攘羊豈必復以隱不隱論爲親者諱不云自諱也

公儀休舛謬

公儀休拔葵出妻見稱於仲舒使休而無若事也則可休而有是舉也人理也乎哉未聞孔子之稱公甫文伯之母者耶將使命婦必袖手偃息乃爲得乎何以佐男子成其廉法令休也及

孔曾之門攻不後於冉求絕不殊於吳起

緇高費禕

緇高費禕氣質爲用未知道也然决且慧至此難矣哉以死相期見危先遁誇獵文史罕所遇意夫又何人哉

魏徵馬周

魏徵章疏殊乏澁不足觀魏徵舌馬周筆可以盡忠補過有其心而無其筆舌恐入於戆有其筆舌而無其心則佞諛之助而已

伐燕是齊宣

或問伐燕果宣王耶曰然也宣王昬驕孟子惓惓不舍何哉蒔王皆重縱横宣猶知重仁義士斯念之明足善之實也聖賢豈以其敬已而私惓惓哉或言湣者宣王薨至湣而失國也惟孟子傳信

王安石尚同

東坡惡安石之同蔣可令異乎膏沃之壤彌望同一桑麻禾黍是稱上農上農不令他種得雜

于桑麻禾黍也乃及磽瘠人力不施蔓草鬱雜焉聖人于是一道德而同風俗王氏之同未過也所以同者非也

張浚實不足稱

或問朱子極稱張浚何也浚有罪而無功朱子與南軒厚付其親於不言可矣大禹蓋愆後世未嘗稱鯀而況南軒乎曰爲賢者諱爲親者諱君子厚道置浚不論允爲穩當第南軒嘗時必有爲親乞言之意文公難爲辭耳若在聖人不

知如何處置、

李載贄見誅

李載贄之死邪、士恨之、其巧持論者曰、贄之罪誠不可掩、然君子行誅、必諒其德、太公也而後可以誅華仕、管仲也而後可以誅付里乙、子產也而後可以誅、央何周公也而後可以誅管叔、孔子也而後可以誅少正卯、噫、亦不思甚矣、君子立法、豈能必後人皆聖哲哉。後人皆聖哲。法不立可也。因時制宜。上知優爲。中人無法則不

知所向法者所以定民之趨一主上之權爲後世德不足者設也如德不足不敢以用法猶自歉不能遠視而終身瞑其目豈不愚哉且誅惡與賞善何異自古及今未有以德薄而廢賞罰者謂其用刑不當可也謂刑之誠當而特德非其人豈所以論刑哉向令孔子未用三家有人焉起而誅卯孔子將非之乎今誅贄之人不足以服天下然其誅之也何可非乎劉裕誅玄裕無異于玄也然其誅玄未有非之者也雖李贄

不以爲非然則以贄爲不當誅猶陋也以爲當誅而謂誅之非其人猶未知贄之學者也故德薄者增脩其德可也因而弛其刑是益之爲亂也

載贄諸書

李贄亦是慧資所集諸書所著議論有過人處但破人鄙滯豁人胸眼爲益甚小喪人廉恥長人奸橫爲損極大故當深惡而嚴絕之

載贄餘腥

王文成掃訓詁掃聞見李贄遂欲掃道理掃綱常數十年來壞盡人心殺身燬書世教幸矣餘腥煽人稱誦其說者猶徃徃而是嗚呼果獨何心

載籍太多可憂

載籍太多憤者頗有祖龍之慕從古非常之變皆人心感憤先爲之兆今人既動此念亦是先機物極必反恐不久將有此刼良可憂也始皇焚燒經典經典乃益世之書如何可焚焚之爲

大無道今世諸書除經傳語錄明性教史鑑典故載治亂備禮法古名詩文闡事情此外儘可芟夷第一 宜焚者淫詞曲譜第二通俗小說第三則難言之文集是也是宜分別去留須妙選天下正大文人如劉向韓愈歐陽脩之倫爲總裁擇其有益世道人心者存之其餘惑世誣民之說雖文彩極艷皆從删削使今天下載籍約存百一 孔删詩書去其十九今文漫漶非詩書比又宜十之後世秉權之人幸反覆於吾言毋

效秦私反厥要道毋同俗價玉石不分則將與删定比烈焉無毒焰之嫌矣

腎藏志

笑語酬暢遇事奮發而疏于籌畧者其人必氣旺水虧或思慮淡詳而簡靜恬退者水足而氣虛之人也以是觀人頗驗益悟腎藏志之說然此論稟也充以學問則去所短就所長無偏可見

才竭欺生

英雄欺人自顧伎倆已竭俾人不知若無才困之時欺將焉用才雖困而不忍欺人可以不作

口舌消福

高才氣者不患屈于人患屈人太甚口舌尖利損德良多標榜據其常勝消折亦大

服善不眞

古人貴貴之義多起于尊賢今人服善之心猶雜以慕勢一言也貴者言之而信賤者言之而輕賤者已貴仍操其說也而向聞者復信之

貴可以行德

君子富好行其德亦唯貴能行其德季世使之也方其伏也以柔下人人曰無能以量容人而侮辱日至于是有必不能下必不能容者矣勢迫之也貴則下之容之耳何忌而不為故富而好行德者古君子之心貴然後能行德者今君子之事

今人苦賤

古之庸情多患貧今之庸情多苦賤古人重名

節貴不可以得富而今人居官致富舉世安之故患賤者亦患貧也得貴而致富之道已兼矣苦賤之人情似稍高于患貧實乃世道彌降而人情彌陋

士愁貧可羞

士習之卑對人愁貧其一態也市人皇皇求利亦未必向人言讀書而口口稱貧意果何在或又云吾固安于貧者夫既安之又奚言之如斯之流汚趣已極竆則喪耻違必毀方忠告路竆

遠之已矣

慕名避名之反

仁義忠信慕其名不肯居其實田宅貲貨聚其實必欲避其名愁貧而人莫信恥矣而自以為巧身心茫茫焉無所安頓苦矣而自以為樂若此者莫不反於情矣而自以為正

自身放倒豎起

聖賢平心濟物放倒自身在萬物中都是鳳凰翔於千仞世俗占便負權豎起自身在萬物上

吾恐其爲可縶羈之麒麟也

富次壽

五福以富次壽、以衣食足則可以遷善遠罪、而有餘則可及人、若奢淫無度則與遷善遠罪意正相反、適爲財害矣、守錢虜不足論、雖及人而驕、自謂好行其德、終是自適其力、故世俗自謂能享富者、皆不善享富之人、上天與之福而不能承、

役於物者奴

諺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己周人、當捨處、雖多勿吝、不當用處、雖少勿妄、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積、是名財奴、推此而非非名花不觀、亦花奴也、非非華園不居、非鮮衣不衣、非美味不食者、亦衣食園囿之奴也

覺炎不避

大夏炎炎、嬰兒枕於母肱、益炎而躁、號哭焉、已

矣號哭是覺炎也而終不知去臂知利之必害而即之其自爲嬰兒乎其母之不善體嬰兒者乎。

托言無爲而爲

君子存無爲而爲之心不妨行有爲而爲之善。世人不肯行有爲而爲之善或反托無爲而爲之言究竟冷衆人之心使各不願爲身亦從而已耳。

貧士不安分

貧士就目前所處爲目前之事此之謂安分凡云不能爲者非繇力歉終因願奢

士以爲惡自豪

爲惡而畏人知者穿窬也其不畏人知者強寇也或以強寇自方謂穿窬之陋不如強寇之豪也聖賢以穿窬愧人今士類乃以強寇自喜哀哉令有范文正者主世教於上士之滅恥寧至于斯

高科能文爲不幸

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損年然居官清慈居鄉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蚤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撥管一意躬脩與經濟實事神有專用則早發可以養身苟存茲意何患登科若願侈志得損人自肥流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牖夭如斯者不如終身占畢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晩登科亦爲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

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共年甚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殂喪識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以前則不憂既發以後伊川先生又云高才能文章不幸也益知其爲蒼山發矣然蒼山自信道不篤耳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孟子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絕世高才專力於文自喜有餘專力於道自見不足才如顏淵亦

至高矣既竭以後猶然未由龍門看山則眞覺綽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事大文之事小也天幸而與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返其聰慧收其才華日爲復性之事將覺皇皇不給及其有得舒而爲文庶不負天賦高才之意程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爲不幸而善用之耳

訓兒俗說

童子先入之言爲主予親驗二事十餘歲時見了凡先生訓兒俗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

完切勿攙前挿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且兩聲雜亂使聽者亦不分明又一條云凡食肉菜等物從面夾取勿用筯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爲可厭又一條云凡涕唾須于僻遠處舟行則唾水中餘條尚多偶于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不敢犯又中一條云髮必自櫛若使人櫛是兒童時便習驕蹇懶惰之態也此一事則至今愧之

飲宴可以觀人

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氣，不然亦只蠢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人雅客，槩有斯致。夫惟市井僕役，以逼爲敬，以虐爲豪，以大醉爲歡樂。或士子而效斯習者，必無禮無義人也，必不讀書人也。飲酒雖小，可以觀氣志。

酗酒

凡醉酒罵坐之人，皆柔骨人也，無主人也。有主奈何爲酒所持？骨強則平日自能以理折人，何必隱忍經時而藉酒以發？

酒色財氣

俗稱酒色財氣人不飲酒者恒多世間事因酒敗者亦少何反以此居上良以色氣爲病最深而酒之助滛熾也實甚故反以助惡者爲首惡雖係俗語不可謂無次第譬之薦引受上賞教唆服上刑

父兄之惑

身爲嫖邪見子挾妓無不拂然怒憂身之智不及憂子夫何故

勿使人愛勝

愛而弗敬獸畜之也使人愛而弗敬獸自處也使人敬而弗愛直凌厲人而已矣非敬也眞敬無弗愛然君子自持寧使人敬勝勿使人愛勝

物換人換

物無不換而可長存者草木葉落至春復生以歲換也人有子孫以世換也或疑人身不換然實以子孫換特換之候較物最遲或曰松栢不彫而久曰松栢非不凋也新故相承也他木一

歲中全落全換松栢新葉漸生故葉漸除豈真有數歲之葉畱于今歲耶若以不換草木之枝葉疇非新生若以換孫子之根氣疇非祖父一代者草木之一歲也其開落遠矣

思健思病

亂時思太平之樂病中見康健之福故凡日涉機緣客遊光景當時不覺追懷感傷在事忘歡還念得意然又有苦辛萬狀而必無害者人則談之道途齒踽是也有頃刻可以喪身而須臾

立安者人則忘之舟幾覆而復安是也是何也
踦䟺必長舟驚必暫若論至理暫者尤不可忘
故亂後太平愈不忘亂病後康寧愈不忘病

色彰亡國

古來豔色非必西子楊妃也吳以亡唐以亂故
其名特著美色之彰天下之不祥也禍之而後
顯婦人之名或之而後蒙婦人之禍氓之蚩蚩
其夫差玄宗之謂乎

縛足穿耳

海外有金齒文身之國殘軀以飾軀自戕以爲悅夷之愚也華人湛刺義勇立名甚美猶競昔之古昔之法惟黥罪人而婦人不知何代沿染其風穿耳縛足損肉折骨愈貴介愈不能免與賈胡剖股藏珠何異世傳縛足起自妲己穿耳創於隋煬未有明徵然非若人似無此作用明王聿興一洗夷風徽第女稚裳仁而止也或曰穿耳誠可罷若縛足以禁淫奔似有深意笑應之曰桑間濮上私期最多或者皆足大健行所

致耶。

書劉廷式娶盲女事後　示族弟

廷式既登第矣俗情視之安肯娶盲婦且聘而未娶與既娶而棄者不猶有間乎女家又辭而廷式不聽或曰登第初歸以此釣名生子哭哀胡可強也色生愛愛生哀天下之哭其妻者大抵哭色也耶生而愛以色則死而哭之亦以色是知有色不知有妻者也不足稱丈夫也已矣非獨此也凡娶妻必以父母之命以無色棄是

知有色不知有父母也忘親可以為人乎今世非必盲女也以不慊意即遠棄之吾意且申夫婦之禮經時無所出然後買妾自輔于時何晚假令廷式當年先時委棄未必有二男即生之自他婦未必皆登第世知羨二子之榮而不知芝之泉之出於盲婦也蓋醜婦常藏慧性慧性不必在語言幹理之間若語言幹理之間又顯諸外非藏諸性矣而世人上不體父母願室之心中不顧己身正位內外之誼下不念配匹孕育

之命於天本於存心清夜自維彼不幸而吾歸理無他徃生死相從設以無用之僕追隨一生猶當盼睞況父母所娶之室而房闥如仇于心安乎于情忍乎有廷式之心則必有廷式之亂種不必亂於其婦亦必存是心躬是行者然後可以他植而榮昌抑又有說焉天之報施至不爽也廷式娶于第後故復榮其嗣令赤第而懷富誼其榮身亦必矣設聽女家之辭而使此女也長爲生寡之婦安知廷式不以此斬嗣即嗣

能保無敗類乎揆之本心則安不安分逾之天道則福不福異焉呼可以思矣德惡則棄不能棄不成丈夫色惡則容不能容則詛虧而心失已久矣善者須堅過者須改反覆於茲事天下奈何猶有不宜室之人

儺

儺以驅疫非必能驅然囬容執兵以威之末已也必有金鼓以喧之爇芳烈之氣以辟之藥物之水以灑之十散一二亦有是理聖人于民生

稍可補救必不忍置而不爲若云知其必無益而爲之是戲也聖人安肯導人以戲

筆

作春秋時皆用錐刀刻畫竹簡後世稱筆則筆以今時物用追說古事非其真也器因時制凡紙筆至便之屬以周孔之藝猶且不爲謂其智慮不及則未必然謂明知之而防後人書契之太便巧僞之滋多則又近於作意還是未至其時聖人不先

髮綱

古有巾而無綱故後有垂帶結之餘也世傳

高皇見道人以髮結綱問所用曰元首得此萬髮皆齊　高皇善其言頒行天下譬如毫穎制於恬鑊板創於五季後人偶爲襲之誠便遂弗能廢也創器傳後大抵因便於人情然鑊印之制害世亦多道人之綱有便無害凡制器者在有思慮防維不在矜巧慧也不然將有愧於道人

光粉害穀性

白土俗名光粉海內諸山產此者數處而餘杭爲盛置米中助其白色不過市井作僞無一毫實用也惟能使米不生蛀然蛀實無害於米白土色白象秋屬燥金故能辟蛀燥能收米中之精華久而膏枯獨存膚殼食之無味脾土不得所滋非大有害於穀性耶驪小害生大害將安取之近山居民資此爲生不復耕織消有用之粟帛長無用之僞物物力人工可爲兩惜或

疑山澤之利，施以予民，民既業此，夫豈當禁。不知利也者，可食可衣可用之謂，此物無之不為損，有之適為害，特天地之害氣。其利安存，利氣宜開，害氣宜塞，窮民業既久，驟禁為難，必有將焉，必有術焉，不可強過也。若江西所產白土堪燒磁器者，利用甚普，不與光粉同論

黃白漸耗之故

天下貧富，有形焉，有實焉。穀帛，實也；錯鏹，形也。穀帛有多少，勤惰之故也；錯鏹有贏縮，流壅之

故也黃金之耗以箔故漸少白金之耗以款虜然我以百貨仍易而歸

邑人得謚自魏忠節始

吾郡累數千年盛德大業崛立孔門者財陸宣公一人吾邑析自宣德五年迄于今適滿二百年矣顯者幾何得謚僅自死璫之魏忠節始亦何寥寥也忠節又不得以豎立膏澤見而以死璫見爲盛耶衰耶忠節少以志士自期嘗作志士不忘在溝壑文淋漓忼壯卒酬其志嗚呼顯

不顯天也諡不諡人也惟志可以自持所持不如忠節則不如所持而過之則過之耳廉頑立懦聞風者變而況吾邑親炙之士哉忠節之以得諡始也殆有激發後生之烈焉後生可不勉與

戴婆

戴婆者奉齋信佛年七十矣時徃來吾家問之曰婆怖死否曰時到即行何怖之有時未信又數年婆病果合掌念佛奄然化去不作痛苦呻

驗彼于生死何悟不過至誠篤信無一毫浮情妄想遂能至此知慧常易走作忠信較自堅牢若樸實人兼有慧性眞上乘根器也聖人每每言主忠信大抵純忠大孝多出誠樸之人學不學殊則盡善與不盡善異耳

題孝婦郁氏傳

婦人不傳或以奇節傳或以至德傳不然則以夫傳則以子傳非是無足傳者何可求傳傳亦何必求也吾聞孝女郁少而孝其母及爲婦於

曹也事舅姑如母焉葢天性云卒之年僅四十餘耳能感其夫終身不再娶能感其子終身孳孳以求傳其母爲事孝本庸行然至誠感人庸常之事爲難使後之人讀是說也而考孝婦之夫爲誰曰見龍孝婦之子爲誰曰宗鄭然後知孝之爲德雖在閭巷婦人之身有青雲之力矣而況丈夫乎孝婦之子述其母垂歿之言曰富貴天命禮義人爲則是以富貴爲青雲者不可必也以禮義爲青雲者可必也青雲於富貴封

軸燦然耳目間不百年而烟消雲冷矣青雲於禮義則必有正人達士齒頰芬之墨楮光之時未見貴而或有無窮之重是故遠干者短近取者長人子而誠欲不朽其母反青雲於厥身不亦長乎

鄉人臨殁不亂

鄉人有臧某者血氣未定之時有愆過及長能忍辱善營家致數千金妻妾各生一子妾子方七齡俄而某病以幼子爲念妻妬悍異甚不恤

其病顧屢激怒之某欲爲幼子訂姻妻不肯某病漸急遍召子弟親友至語以情且曰我詰旦必去矣成此姻事幼子乃有托可幸無恙遂立具書行禮時已更餘顧謂衆曰吾不可死於此遂令人抱持遷至正寢又曰數日來吾皆西首今臨死須遵聖人東首之禮移枕於東乃就臥子姪坐牀榦問家事應對處分無舛錯評論諸鄉人某宜交某不可近至夜分姻舟回問有報書乎曰有令攜燈至牀上扶起諦視其書曰此

某親家的筆也吾安矣復扶就枕曰人死如燈滅信哉子姪更有所問不復應以爲倦極而息也持燈視之瞑矣喘息不作痰涎不逆手足不掣動寂然而逝甚異之以爲若人其丁謂之儔耶平生汨沒臨歿湛然果安從來旣而訪之則旬日前不勝哀戀專以幼子締姻爲事至是其願忽遂心安故氣靜乃得如此然與昏憒嗚咽者不有間哉或謂其慳刻已甚又無分賬貧子人來償者析及錙銖不償則顧委之某曰此于

人爲無分曉處于天即其寬處也使不明義理之人應事酬物一一斟酌清楚無絲毫掛漏尚望有種乎刻中之疎筭中之昏吾猶于若人有取

遠重近輕

遠見重而近見輕窺其缺也口多解而身多惑不反求也諺云近僧不重僧止爲僧家無真道德耳士之浮慕廣交者似之若設誠履蹈化行自近安有遠重而近輕之理

清慎勤

天下果有貪肆惰之君子方可云有清慎勤之小人近世儒者以趨向定人苟與巳不合雖眞清眞慎眞勤之士槩以小人目之于是所揄揚於鄉閭存剡於朝宁則頗有貪肆惰者雜其中矣是明授人以指摘之端也以實脩實悟之儒者而成心難化自悞悞人惜哉惜哉

飾言飾行

捌莛上尋个好題目論說一番便要居家居官

許多短處一齊掩蔽人面前尋着好事體徵得一兩件便要將身上心上許多病痛一齊退消小人以此盜名固未爲窃也君子以此定人豈其疎哉欲明誘之於此故陰縱之於彼

幾亭外書卷九終